

华语世界独具影响力作家

亦舒

— 作品 —

08

年纪轻，多些选择，再做决定，也是应该的，
只不过途中必定会伤害一些人以及几颗心。



承欢记



承欢记

亦舒
- 作品 -
08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CHINA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承欢记 / (加) 亦舒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7
ISBN 978-7-5404-8117-9

I. ①承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加拿大 - 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2134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© 本书简体字版经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·小说

CHENGHUAN JI

承欢记

作 者: [加] 亦舒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毛闻峰 赵 萌 李 娜

特约监制: 刘 霁 郑中莉

策划编辑: 李 颖 沈可成 谢晓梅

文案编辑: 邱培娟

营销编辑: 贾竹婷 雷清清

封面设计: 张丽娜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75mm × 1120mm 1/32

字 数: 162 千字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117-9

定 价: 38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承欢记

目录

壹	_1
贰	_31
叁	_59
肆	_87
伍	_113
陆	_139
柒	_167
捌	_195
玖	_223

承欢记

壹

麦承欢的世界愉快、健康、欢乐，
她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
都会成长期的阴暗面。

下午七点，亚热带的夏季天空还未完全暗下来，这正是所有人归队回家的时候。麦承欢下了车一抬头，只见整座屋村灯光已亮起一半，那幢廉价租屋看上去犹如挂满珠宝璎珞的宝塔。

她从来没有第二个家，她在此出生、在此长大，一直没有离开过。

承欢与父母及一个弟弟同住，麦宅面积虽小，设备还算周全，最幸运之处是窗口面对南中国海，天气好的时候，蓝天碧海，一望无际。

初搬进来，许多亲友都讶异了：“廉租屋竟有此美景，真是政府德政。”

这政府的德政还不只如此，承欢自小学到大学，从未

付过一毛钱学费，全免。毕业后，名正言顺考进政府机关做事，回馈社会。

麦承欢的世界愉快、健康、欢乐，她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都会成长期的阴暗面，她只享受到它健全成熟的制度。

她代表幸运的一代。

今日与往日一样，她从办公室回家，刚好来得及吃母亲煮的可口家庭菜。

在电梯中她碰到相熟的邻居，像麦家一样，他们也在此地住了好几十年。

承欢听见黄太太朝她打招呼，并且打趣说：“你们早是富户了，还住在此地？必是贪风水好，所以你同承早都会读书。

承欢但笑不语。

承欢老觉得不说话是最佳社交礼貌，这些太太的言语背后往往又有另一层意思，赞美固然不假，挖苦却亦有诚意。

对长辈要客气，宁可他失礼，不可我失态。

另一位甄太太也说：“承欢，你妈刚挽了一大篮菜

上去。”

她的小孙子伸手来拉扯承欢手袋上的装饰穗带，甄太太连忙阻止。

“喂！”她大声说，“那是名牌手袋，切莫弄坏。”停一停笑道，“是不是，承欢？”

承欢见电梯已到十七楼，连忙笑着道别，一个箭步踏出去。

母亲打开了厨房门正在炒菜，一阵香直扑出走廊，承欢深深吸气。

谁说这不是人生至大安慰，下了班回到家知道有顿安乐茶饭在等着她。

她知道有许多独居的同事回到家只能喝矿泉水吃三明治。

像好友毛咏欣，回到公寓踢掉鞋子便只有一杯威士忌加冰，承欢笑她，不到三十必定变成酒鬼。

一次咏欣问承欢：“伯母会不会做蛋饺？我已三年没吃蛋饺了。”

可怜，连承欢的母亲都为之恻然，立刻做了一大锅叫女儿带去给她。

承欢在门前扬声：“承早你在吗？”

承早过来替姐姐开门。

所谓客厅，不过弹丸之地，放置简单家具后已无多余空间，成年人振臂几乎可同时触摸两面墙壁，可是这狭小空间从未引起过承欢的不快。

是因为一家四口非常相爱的缘故吧。

父母总是让着子女，姐姐愿意迁就弟弟，弟弟性格温和，并且都懂得缩小个人活动范围。

承欢斟了一杯冰茶喝，小冰箱放在沙发旁边，十分方便。

麦太太探头出来：“回来了？”

承欢嘴角一直带着一抹笑：“是。”

“交通如何？”

“挤得不得了。”

承早看到那笑容，探过身来研究姐姐的面孔，承欢闻到弟弟身上汗臊，连忙掩鼻。

她叫嚷：“打完球就该淋浴，那双臭胶鞋还不拿到露台去晾干。”

承早却拍手道：“看到了看到了，妈妈，姐姐手指上

戴着钻石戒指，辛家亮终于向她求婚了。”

麦太太当一声丢下锅铲，熄了石油气炉火，嗒嗒嗒地跑出来：“承欢，可是真的？”

承欢看见母亲额角一圈亮晶晶的汗珠，每到夏天，在厨房里的主妇必定个个如此，她不禁一阵痛惜，连忙起来用湿毛巾替母亲揩汗。

麦太太怔怔地握着女儿的手，迎着灯光，仔细看承欢手指上的指环：“咦，怎么钻石都不亮？”

承早在一旁起哄：“莫是假货？”

承欢笑：“方钻是比较不闪亮。”

“快去换一颗圆大晶莹的，钻石不像灯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妈，那些都是细节。”

麦太太一想，可不是。

大事是，女儿要结婚了。

所有埋葬在开门七件事底下的陈年旧事、陈芝麻烂谷子，通通一下子翻腾出来。

麦太太真不相信时间会过得那么快。

小小的承欢开步学走蹒跚的样子还历历在目，她小时没有头发，人们总以为那圆脸婴孩是男生。

很快麦太太又有了第二胎，眼看承欢四岁多便要做姐姐，心中十分怜惜大女儿，一直抱手中，直到腿肿，遵医生嘱，才比较肯放下承欢。

承欢第一张在照相馆拍的照片还挂在房中，穿着粉红色新裙子，梳童花头……今日却要结婚了。

她知道承欢同辛家亮约会已有一段日子，没想到那么快谈到婚嫁。

“不是说现在流行三十多岁才结婚吗？”

“家亮已经三十岁了。”

“啊，这么说，是他比较心急？”

“妈，一切只是顺理成章，没有人不耐烦。”

“那，一切事都办起来了？”

承欢有点意外：“办什么事？”

麦太太吃惊：“租赁新居、布置新房、备酒席、做礼服，什么，你不知道？”

承欢笑了：“我俩办事能力不错，请别担心。”

承早在一旁说：“聘礼，别忘记问他要聘礼。”

承欢转过头来：“收了礼金，你得跟我过去做陪嫁工人。”

承早一愣：“有这样的事？”

“经济学上以物易物的道理你不懂？”

麦太太问：“你见过辛家伯伯、伯母没有？”

“我们一直定期喝下午茶，对，双方家长也许得见个面，妈，你几时方便？”

麦太太这时才想起厨房还有未炒完的菜，连忙跑进去重新开炉头。

承欢跟在母亲身后，那一日做三餐饭兼负责茶水的地方其实容不下两个人，四个角落及墙壁架上堆满食具，地上一角还有尚未整理的蔬菜水果。

承欢进出这间厨房千万次，次次感慨煮妇不易为，自小到大都在想：有个大些的厨房就好了。老式廉租屋并无煤气管喉设施，只能用一罐罐的石油气，用罄了叫人送来，麻烦至极。

她一直想替父母搬一个舒适宽大的家，可是成年后很快知道那是奢望。

以她目前收入，未来十年节衣缩食都未有机会付出房价首期，况且，现在她又打算组织小家庭。顾此失彼，哪里还有暇兼顾父母。

承欢低下头，有点羞愧，子女是不感恩的多，她便是其中之一。

麦太太抬起头来：“听你说过，辛家环境似乎不错。”

“是，家亮父亲开印刷厂。”

“多大规模？”

“中型，雇着二三十个工人，生意兴隆，常通宵开工。”

麦太太说：“生意生意，所以说，打工一辈子不出头，像你爸——”

承欢连忙截住母亲：“像我爸，勤奋工作，热爱家庭，真是好榜样。”

麦太太也只得笑了。

那晚，户主麦来添加班，没回来吃饭，只得两姐弟陪母亲。

不知怎的，麦太太没有胃口，只坐在一旁喝茶。

承早问：“姐，你搬出去之后，房间让给我，我好自客厅搬进去。”

承欢答：“那自然。”

承早先欢呼一声，随即说：“不过，至多一年光景，考入大学，我会去住宿舍。”

麦太太大吃一惊。

这么说来，不消一年光景，她一对子女都会飞出去独立，这里只会剩下她同老麦二人。

承欢已经累了，没留意到母亲精神恍惚，淋过浴，靠在小床上看报纸，稍后，一翻身，竟睡着了。

那时还不过九点多，四周正热闹，邻居各户鸡犬相闻，电视机全播放同一节目，麻将牌声此起彼伏，车声人声飞腾，有时还隐约可听见飞机升降轰轰。

可是麦承欢只有一个家，自婴儿期起就听惯这种都市交响乐，习以为常，睡得分外香甜。

麦来添回到家里已是十一点。

“今日算早。”他脱了司机制服。

麦太太抱怨：“早两年叫你买一辆计程车来做，好歹是自己生意。你看，眼看牌照由七十多万涨到两百多万，不会发财就活该穷一辈子。”

麦来添纳罕：“今日是谁令你不高兴？”

他知道妻子脾气，全世界得罪她都不要紧，到最后丈夫是她的出气筒。

“五十出头了还在做司机，没出息。”

麦来添搔搔头皮：“你有心事，说出来大家商量。”

麦太太终于吐出来：“承欢要结婚了。”

“哎呀呀，这是喜讯呀。”

麦太太忽然流下泪来。

“你是不舍得吧，又不是嫁到外国，每晚仍叫她回来吃晚饭好了。”

“你这人头猪脑，竟一点感触也无，你叫女儿承欢膝下，这么些年来，她都做到，可是试问你又为她做过什么？”

麦来添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：“喂，什么我做啥你做啥，父母子女，讲这些干什么？”

他妻子抹干眼泪：“承欢有你这种父亲真是倒霉。”

麦来添觉得这话伤他自尊：“你今日分外无理取闹。”

他自去沐浴。

回来又忍不住问：“是辛家亮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孩子好，我很放心。”

“是，承欢总算有点运气。”

“那你吵些什么？”

“辛家家境不错。”

“那才好呀，求之不得。”

“我怕高攀不起。”

麦来添不由得光火：“不是你嫁过去，你不必担心自卑，是承欢嫁辛家亮，承欢乃堂堂大学生，品貌兼优，配谁不起？”

麦太太不语。

“咄！”麦来添说，“人家不是那种人，你莫多心，你若那样想，对辛家也不公平，现在有钱人多数白手起家，绝少看不起穷人。”他停一停，“穷人也不妒忌富人，张老板与我，不过坐同一辆车耳。”

麦太太见丈夫如此豁达，不禁破涕为笑。

四周终于静下来，灯光一家家熄灭。

电视还在报道午夜新闻：“整个楼价跌一至三成……中美贸易战消弭有望……最大宗制冰毒案宣判……”

第二天中午，麦承欢见到未婚夫，笑道：“戒指可不可以换？”

辛家亮讶异：“为何要换？”

“家母说钻石不亮。”

“我以为你说亮晶晶太伧俗。”

承欢赔笑。

“你爱怎样均可，不过换来换去兆头不好。”

承欢看着他：“给你一个警告，有何不妥，记住女方亦有权随时改变主意。”

辛家亮笑：“我一向知道女方权利。”

承欢握住他的手：“我很幸运。”

辛家亮把承欢的手贴在脸旁：“生活中运气只占小部分，将来你包办洗熨煮之时便会知道。”

承欢像是忽然看到了生活沉闷的一面，不禁黯然。

辛家亮犹自打趣：“幸亏你叫承欢，不是贪欢。”

承欢低头不语。

辛家亮说：“我父亲说下礼拜天有空，双方家长可以一聚。”

“我回去问问爸妈可有事。”

“或许可以告假？”辛家亮暗示。

“他老板不喜别人开车。”

辛家亮忙不迭颌首：“那倒也是。”

承欢抬起头：“不知怎的，我老觉得母亲并不高兴。”

“啊？家母可是兴奋到极点。”